



## 悬疑小说

夏小宇在给女作家七月打完电话以后，离奇地在自家阳台上割脉自杀。七月怀疑是那个跟夏小宇同居的男人高炎杀了夏小宇，于是开始对她的死因进行调查，没想到却收到一些莫名其妙的邮件。七月按照寄件人的地址去找，发现寄件人早在一年前就已失踪，到底邮件是鬼魂所寄还是另有幕后黑手……

上官午夜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 夏小宇怀孕了

回到家中，我拿起盒子，手忙脚乱地撕扯，一根白色的蜡烛掉在地上，从中间裂开一条缝。我拿出里面的一张纸，依然是打印出来的字，那些字体黑得有些刺眼，整个房间都笼罩了一层诡谲。

亲爱的七月，你在等我的信吗？

这是一个游戏，一个跟别人毫无关系的游戏，只有我跟你，由序幕到尾声。

现在，游戏只是刚刚开始，我相信，你一定很愿意陪我走到最后，因为，我是那样地爱着你，你不会放任我不管的，对不对？一段感情若是不能完结，我宁可像你一样，把它烧成灰烬。可我又是怎么不甘，谁来拯救我？

七月，你知道吗，我是多么多么不想伤害你，可是我好冷好冷，你陪着我，好吗？还像从前那样。

我连续看了好几遍，然后把它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桶，那个叫做张然的人有神经病吗？为什么一直寄这样的邮件给我？而且还要以我文中被烧死的男主人的名义写信。我再次拨打他的手机，依然停机。

我看了一下时间，还不到八点。我必须要去一趟红棉小区，找到张然，亲口问问

他为什么要这么无聊。很快我就被一辆出租车带到了红棉小区，E幢不难找。我找到了803的门牌，用力地拍着门：“有人在吗？没有没有人啊？”拍了半天，手掌都拍疼了，里面没有任何反应。

这时，对面804的门开了，一个五十来岁的妇人出现在门口，警惕地打量我：“你找谁？”

“哦，阿姨，请问张然是住在这里吗？”我指了指803。她的脸立刻沉了下来，生硬地说：“没这个人！”她的话音刚落，我听见了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妈！谁找阿然？”随着这个声音，一个女孩子从屋里跑了出来，缩在妇人的身后。她脸色雪白，身材高挑，但是却很瘦很瘦，似乎一握即碎。我刚准备说话，那个妇人砰地一声把门关了，我听见女孩子在屋里喊：“妈！您让我出去好吗？我要去看看，是不是阿然回来了，妈……”

“别吵了！你还嫌丢人丢不够啊！”这是一个男人的吼声，屋子里一下子就静了。

我在食杂店买了瓶牛奶喝了，回家后继续昏睡百年，一直睡到晚上八点多，实在饿得不行，冰箱里什么吃的都没有，只能去外面吃了。记得但凡要回家的那天晚上，他说最担心的就是他不在的时候，我会怎样吃饭，我当时很不以为

然，现在我才明白他以前有多么宠爱我。我刚准备给陆凡打个电话，温可原的电话响了起来，他问我在干什么。

我抬头正好看见对面夏小宇生前工作的那间夜总会，我说：“我在‘天上人间’夜总会门口，我想上去找个朋友。”他问了我地址，说马上来，他说一个女孩子单独去那种场所不好。

五分钟不到他就来了。我们找了间包厢坐了下来，我让服务生帮我找一个叫杜枚的坐台小姐，听夏小宇说过，她们好像是同乡，我在夏小宇的生日Party上见过她。杜枚一看见我，立刻夸张地叫起来：“哇！七月？怎么会是你？你怎么有时间来看我的？我爱死你的《七根蜡烛》了，天天跑网吧去看，看了又怕，都不敢一个人上厕所。”然后她又交代服务生送一个大水果盘进来，记在她账上。说话间，她看见了温可原，妩媚地一笑，“咦？你朋友？”

“对，温可原，是个编剧，她叫杜枚。”我给他们介绍着。杜枚敏感地笑了一下，我知道她笑里的含义，但懒得和她解释，有些事情只会越描越黑。

我们随便聊了聊，杜枚并不知道夏小宇已经死了，但是她说了一件让我吃惊的事，夏小宇怀孕了。



## 教你共赢

假设可乐2元钱一罐，两个空罐可以换一罐可乐，如果你给我6元钱，你最多能喝几罐可乐？这个游戏，我们问过身边很多人，包括同事和朋友，当然还有亲人。几乎90%的人经过推演，有时甚至通过多次推演，然后对我说：是5罐吗？我们为什么不问一下自己，如果这时候我们再有一个“空罐”，能不能喝得更多呢？

翟江波 杨清波 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

## 多一个点子就是财富

对于一些人而言，第6罐意味着如何获得财富；对于另一些人而言，第6罐在于如何活得更快乐；对于更多的人而言，第6罐则有赖于学习以上这两种重要技巧。我们认为，第6罐在于得到你所追求的事物，包括快乐、创意、共赢和更多的价值，同时持久地珍惜你所拥有的这一切。但是，第6罐不仅只是喜欢或满足于你的现状，也就是喝到第5罐，它还包括你有信心得到你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且能够充满斗志，全力争取。

你必须清楚地知道如何营造你想要的生活。

有一个年轻人，没有文凭，他来到北京打工，凭着一身力气，当上了一名送奶工。很快，他靠自己的努力，成立了送奶公司。由于他诚实守信，服务优质，经过几年的打拼，他的公司很快发展了20万个家庭订户。

他与一位做广告的朋友谈话时突然想到，公司现有20万个家庭订户，不就是一个极其庞大的网络吗？这张网只用于送奶实在是太浪费了，为什么不以此为载体，在送奶的同时兼做广告传播呢？于是，他又成立了广告传播公司。公司的广告传播人员几乎

全部由送奶工兼任，转眼间使业务由一拓展为二。

初战告捷后，他决定以送奶网络为载体，兼营更多的业务。随后他与一些商场合作，进行电子商务配送，还创办了广告杂志，这些新业务都依托于公司这张巨大的网铺开，其利润远远高于送奶的利润。由于形成了良性循环，订奶客户也很快发展到了30万户，员工从最初的三个人发展到目前的2800余人，资产由最初的2000元猛增到现在的1.5亿元。这位已成为亿万富翁的年轻人叫吴作仁，他的公司获得“第三届全国文明社区贡献”大奖，他本人也荣获“北京市十佳外来青年”称号。

空罐随处可见，但要求我们要有一双慧眼。获得第6罐，本来就是做好身边的事，比别人快一步，多走一步，凡事基于对人的基本需求的正确回应。第6罐对于任何人都是公平的，它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并不是打扮得花枝招展。你积极主动了，你才能够把握它。当你相信“我能获得第6罐”的时候，“如何获得”的方法就应运而生。

拒绝学习就是选择失败。学习不仅仅是指一种对新知识、新书本的学习，而且包括对各种新经验、新观念的接受。对这些新事物的接

受是避免失败的前提。

1995年12月，比尔·盖茨召开微软最高级别工作会议，在会上，他公开宣称：“微软距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

这是微软自成立以来所面临的最大的危机。这样一家天才公司，居然忽视了互联网这个21世纪最让人震撼的“空罐”，险些成为新经济的弃儿。在1994年，比尔·盖茨在各种公开场合指责互联网不可能具有经济价值，他总是说，互联网是免费的，在上面赚不到钱，怎么可能会有意思的生意呢？

可是，一切征兆越来越明显了，互联网时代已经来临。比尔·盖茨终于认清了这个问题，他选择1995年12月7日作为破釜沉舟的日子，要求手下十几个主管经理必须在这一天之前上交公司的互联网战略报告。公司的战略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所有的工作都必须以互联网为核心展开。微软要和已经在浏览器市场上先行一步的网景公司拼个你死我活。微软以前习惯于创立它自己的标准，现在也放弃了对它的ActiveX文件连接技术标准的控制，这是他们花了1亿多美元和7年多时间才开发成功的。

学习，只有学习才能够生存，不学习就意味着死亡。



## 纪实文学

这是一群幸运的孩子，他们一出生就接受最先进思想的熏陶，他们的命运，常常让新中国的领导人牵肠挂肚；这是一群不幸的孩子，他们长时间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尚未长大成人就背井离乡。这群二战时期被送到苏联国际儿童院抚养的孩子，是中国共产党先烈及高级干部子女。

赵嘉麟 葛万青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

## 什么叫吃饱

就在毛岸英这封信发出后不久，5月15日，为适应反法西斯战争发展的需要，并考虑到国际形势和国际工人运动所发生的变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这份标志着共产国际自身历史使命结束的文件于22日在《真理报》上刊登。

共产国际解散后，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日常生活保障由苏联红十字会负责。同苏联居民一样，儿童院也实施了食品定量的制度：学前班的孩子们由于年龄太小，因此院方尽量照顾到，而大班和学龄班孩子的食物定量为每天500克面包——这已经是对儿童院孩子的优惠了，一般的苏联孩子的定额为每天300克面包。个别体质差的学员由于营养不良，患上了肺结核、沙眼、浮肿等疾病。

每当红十字会偶尔来送水果的时候，厨房里立刻会有孩子们排上长队。因为他们心疼果皮被扔到垃圾桶里，一定要把它们及时截住，拿来充饥。

吃饭的时候，孩子们总是用舌头将碟子上沾的汤汁舔得干干净净。男孩子们经常喊

吃不饱，总是去排队要求加餐。但多数情况下，得到的回答是“没有”。一位德语老师在吃饭时还说：“什么叫吃饱？就是当你还有一口面包吃的时候，这就叫吃饱。”

而心细的女孩子把自己剩下的一口饭，像抹着大蒜的面包皮之类的东西，偷偷留下来带出食堂，想等到饿劲上来后救急。但多数情况下在走廊里就被男孩抢劫一空了。

刘爱琴和其他女孩子结束了护理伤员的工作后，拖着疲惫的身躯，从临时军医院回到国际儿童院的宿舍。她们一沾枕头便睡着了。

朦朦胧胧的时候，刘爱琴就觉得一股诱人的香气扑鼻而来。她从床上坐起来一看——旁边不知道什么时候摆上了一张长条餐桌，雪白的餐布上，放着锃亮的刀叉和勺子，桌子中间几个大盘子被盖子罩着。桌子一角还放了一个大汤桶。

“真是意外的惊喜！”刘爱琴也不多想，便迫不及待地走到桌边，掀起大桌子上的盖子一看——“白面包！”她惊呼起来。接着，她又掀开另外几个盘子上的盖子——“土豆沙拉”、“糖水水果”……刘爱琴激动得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她跑到桌边，拿起放在

那里的长柄勺子，往汤桶里舀了一勺——热气腾腾红菜汤香气四溢，汤的表面还漂着点油星。“好香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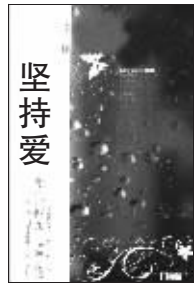
看到那么丰盛的食物，刘爱琴赶紧转头招呼其他人：“姑娘们来呀！这里都是好吃的！”就见大家也都一骨碌从床上爬起，围到餐桌边。孩子们互相帮忙：你递给我面包，我给你盘里舀汤。

刘爱琴接过同伴递来的一大块面包，也顾不上掰开，就直接往嘴里送。由于吃得太急，她觉得喉咙堵得慌，有点噎着了。于是，她赶紧用小勺从汤盘里舀上一勺红菜汤，送入口中。“真好吃啊！好久没有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了！我们总算不用再挨饿了！”

刘爱琴正低着头吃东西，就觉得有人推了推自己。她没在意，继续吃，但又被推了一下。“爱琴，爱琴！醒醒，醒醒！”

刘爱琴揉了揉眼皮，费劲地睁开双眼——原来刚才自己面前丰盛的菜肴，不过是一场梦而已。

起床后，刘爱琴洗漱完毕，跟着伙伴们去食堂吃早饭。在大家焦急地等待了一阵后，领餐的窗口总算打开了。刘爱琴托盘里放上了与往常一样的早餐：半片黑面包和一碗玉米粥。



## 言情小说

临近大学毕业，常清发现自己怀上了实习时期的上司、一位有妇之夫的孩子，而她的家族难育的遗传史，使她做出了生下孩子的决定。初入职场的生存艰难，亲情的冷漠，周遭的冷眼与歧视，把这个年轻的未婚妈妈抛到了命运的谷底。但她凭着80后一代人难以想象的坚强与坚韧，以不放弃的爱，扛起了命运所赋予她的一切。

蓝小汐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 找合适的保姆难找

左算右算，我决定向李天明要五万块钱。在我的威逼下，他往我的卡里打了五万块钱。前一分钟刚查到钱已到账，后一分钟就开始嗒嗒嗒在电脑上打辞职报告。吴浩是唯一的知情人士，他非常非常悲伤地对我说：“你一走，我就惨了。”完全是兔死狐悲的心态。

辞职以后，吃吃睡睡，肚子仿佛吹气一样大了起来。不久，陈菲和吴浩要订婚，选在Blue酒吧宣布这个消息。订婚宣布之后，闲着没事，众人开始猜我肚里的娃娃是男是女，然后又猜几斤几两，答案一时半会无法揭晓，便有好事者在酒水单上记录下每个人的预测：

张树预测：男孩，八斤八两靠，够吉利的。

毛毛预测：女孩，五斤至九斤

晕，基本上新生儿的体重都在此范围内。

陈菲预测：女孩，六斤六两又一个吉利的非同寻常的数字。

这张酒水单被我珍藏在钱包里，等孩子出生对比一下，谁差得最远，谁就请客吃饭。

过了十点，年轻人的激情被劲爆的音乐一煽火，被酒精一刺激，不可救药地释放出来。陈菲抱着麦克风跳舞，小

腰板扭得像水蛇一样妖娆，大家跟着跳，顿时形成群魔乱舞的小高潮。我半躺在沙发上，闭着眼睛，觉得自己在跟大家一起张牙舞爪地跳舞。肚子里的娃娃估计忍受不了了，他不耐烦地在肚子里动了一下，见我无反应，干脆在里面又踢又打。我赶紧跑出酒吧，站在黑暗的树荫底下，深呼吸，双手在肚皮上抚摩，安慰宝宝：妈妈难得这么高兴，你要乖一点，乖一点。

宝宝渐渐平静下来，我的呼吸也平顺了，我抬头，居然看见这座有着极高污染指数的城市上空，挂满了星星，忽明忽暗，一闪一闪。

第二天，我张罗着自己找月嫂，去家政公司一打听，吓了一跳：月嫂居然要1800一个月，这还只是起价，做了几年下来的，价格更高。

月嫂还是算了。找了个星期天，陈菲陪我去找保姆。一路上，左打听又打听，终于找到了位于城市边缘的劳动力市场。刚下车，陈菲就一脚踩进了一个小水坑，新买的Fed羊皮浅口鞋泡了汤，裤脚也星星点点溅满了泥。一进门，顿时傻了眼：一个大院子里，男女老少都有，蹲着的、坐着的、半躺着的，凑在一起嗑瓜子聊天的，围着一堆打扑克牌的。我没怎么见过世面，就连陈菲这样见多

识广的记者同志也不知所措了，我俩傻站了半天，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一位大姐主动凑上来，问我们：“你们要找谁？”一边说话，一边掏鼻孔，掏出什么以后还把手指凑近了瞅瞅，然后指甲向空中一弹，继续掏。

我看了那份难受，没睬她，陈菲帮我说：“我们要找个保姆。”大姐说：“伺候谁？”陈菲指指我，“就是她，她快要生了，照顾她和孩子。”大姐眼睛珠子一转上下把我打量个遍，然后皱眉、摆手、摇头：“伺候两个人哪？不干！”

不干就不干吧，我和陈菲把头一偏。大姐走了两步，不死心，又回头：“你们多加一点钱，我就干。家里有电视吧？”我说：“不好意思，我们觉得你不太合适。”大姐的脸顿时就拉长了，手指从鼻孔伸出来，朝我们的方向一弹，转身气呼呼地走了。

巴巴地跑了这么远，总不能白来一趟啊。我们不死心，继续找。然而，没有一个合适的。出了大门，我才舒了一口气，心想这趟算是白跑了，突然看见门边角落里坐着一个女孩，眉清目秀挺水灵。陈菲不死心：“小姑娘，你多大了？想不想做保姆啊？”女孩抿嘴一笑：“我明年就十五了。”我拉了陈菲就走：“走走走，雇佣童工犯法！”